

连县文史资料

第十辑



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连县文史资料

第十辑

连县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9

连县瑶族长鼓



左：排瑶的长鼓



右：过山瑶、本地瑶的长鼓

（黄平莹摄）

连县瑶族布袋木狮



(黄平 摄)

目 录

敦促连县正副参议长起义的经过	本刊编辑部整理	(1)
我参与营救张东海等五位教师的经过	黄振乾	(3)
何次权为民请命的一件事	何泳珠整理	(6)
八十自述(三)	肖怀德	(8)
记一位科学种果的实业家	邵万学	(45)
连县瑶族文化艺术记述	黄平莹	(48)
连县瑶族习俗	谢健朝	(61)
粤剧锣鼓响连台	关照禧	(69)
记民国年间连州舞火猫活动	谢桂洲	(37)
作者、读者、编者		
杨芝泉没有画过《二十四孝图》	邓德忠	(91)
《连州中学八十年》一文勘误及补充	何文丁	(93)
海峡彼岸来鸿	[台湾]黄勤善	(95)
《连县文史资料》1至9辑目录	本刊编辑部	(99)
征集建国后史料参考提纲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09)
照片：瑶族长鼓	黄平莹摄	(封二)
布袋木狮	黄平莹摄	(封三)

敦促连县正副参议长 起义的经过

本刊编辑部整理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连江支队解放了湘南的临武县城，我大队主力由地下转向公开，白天也可以浩浩荡荡行军，破开国民党的谷仓分济群众了。当时支队领导根据党的政策：利用大好形势，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以分化瓦解敌人，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连江支队副政委蔡雄授意我（我当时是连江支队第十团的政委兼团长）以我的名义写信给黄孟慷，动员他和何次权一齐拉一批武装来投我军。何、黄两人都是当时连县的头面人物，何次权是连县参议会议长，黄孟慷是副参议长，争取他们起义对加速连阳解放有一定的作用。为什么要通过黄孟慷来进行呢？这是由于：

一、黄孟慷是我堂兄，比较好说话；
二、黄孟慷在国民党任职期间，从来没有带过武装直接进攻我游击队，况且过去虽身居敌营，但同情革命，曾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受迫害的同志出力，保护过一些革命同志，如：

1、一九四八年一月，当我们武装起义遭受挫折时，黄孟慷在广州曾主动写信给当时的国民党连县县长黄麟玉，要

求他不要杀害连县武装起义的人员。

2、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我游击队员梁丁光同志被俘送在连州城，黄孟慷通过其夫人出面把梁保释出狱，梁出狱后，在星子一时找不到部队，同时又难于在当地立足，黄孟慷又设法安排他到广州黄兆麟律师事务所去当厨工，使梁度过了暂时困难，最后回归部队。

3、一九四八年八月，黄孟慷夫妇曾秘密掩护我游击队员邓路西（邓宇平）同志在星子镇他的家中平安地娩下她的头胎孩子，其后又使邓母女安全地返回游击区。

根据上述表现，我认为：动员他并通过他去串同何次权起义，存在着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按照支队领导的要求，我写了信给黄孟慷，不久，黄孟慷与何次权回信了，信中表示：“此事本是好事，但我们都只是文官，苦于没有掌握武器力量，实在是有心而无力，单枪匹马投诚作用又不大。”他们虽然没有起义，但回信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思想，存在某些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连县县城解放前夕，连阳专员兼连县县长李楚瀛率领残部逃往连南瑶排地区，关以忠则带领一批人马盘踞东陂山区。而黄孟慷、何次权则留下等待解放，县城解放翌日，便到县人民政府要求投诚，当时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千头万绪，我也还在星子，无人受理此事，第三天他们又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蔡雄同志请求投诚，蔡雄同志当即指示我给他们办理登记手续。黄、何两人能主动投诚，当然是大势以趋，但动员他们起义的信，对促进他们的思想转化，也起了些作用。

（本文是根据黄孟洁、蔡雄同志提供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陈听环

我参与营救张东海等五位同志的经过

黄振乾

一九四九年，张东海、肖少雅、李少白、黄振党、陈建广五人在三江（原属连县）私立淳溪中学任教，解放军南渡长江后，他们计划组织武装暴动，由于泄密，是年六月上旬，遭连县第五区专保公署专员兼连县县长李楚瀛逮捕。张东海等五人都是当时三江镇头面人物的子弟，事发后，震动了连阳四属，各方面人士，奔走营救。黄振党（现名黄海青）是我的堂弟，事件发生后，我也从连山地方法院任所赶赴连县参与营救活动。

淳溪中学的校长，是由何春帆的胞兄，连县参议会议长何次权兼任，事件发生在淳溪中学，何次权当然是这一事件的第一位责任当事人，淳中员生自发组织革命暴动事，何次权本来早有所闻，不过他通过和胞弟何春帆的接触，已经确信蒋介石政权必然垮台，加上当时解放军已迫近华南，连阳解放指日可待，所以对年青教师的进步活动，他采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态度，现在既然事件发生了，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挺身而出，筹划营救了。

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何次权由连州返抵三江，一见李楚瀛，便受到责骂，李楚瀛当时掌握着连阳地区的几十万生灵的生杀大权，随时都可以下令枪决这五个人。何次权见此情景。只好托李楚瀛的心腹亲信余慕凡帮助，何由于又急又气成疾，住到连县惠爱医院去了。余慕凡受托后，在李家设了一张鸦片烟床，寸步不离地日夜陪伴着李楚瀛，在家中同床共灯，吞云吐雾之中，为何次权及五位教师开脱，经过两天说项，李楚瀛终于答应：一、暂不处理这五位教师；二、暂不上报这一事件。于是，第一步营救，就算成功了。

我的营救努力是一方面把事情报告我父亲黄渊，一方面去找军法处长曾宪立和军法官孔繁金。曾、孔两人都是我在连中和中大法律系时的同学，有话好说。但他们告诉我：“淳中五位教师确实是在进行地下活动，准备组织暴动，许多证据都在李楚瀛手中，无法开脱。”他两人都表示，凭他们的地位能力，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但只要李楚瀛不下令杀人，性命还可以暂时保住。曾宪立还说：“你最好急请你父亲和何老春（何春帆的尊称）派人回来各方面疏通，越快越好。”其实，我在会见曾、孔之前，早就向我父亲和莫家励发出求援信了。

会见曾、孔后的第四天，我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前往连县地方法院会见院长赵怀道，并诡说连山法院的看守所狱政不善，想来参观一下连县看守所。赵表示同意，并命法院的书记官长兼看守所长戴××（忘记名字）陪同我进入看守所。当时连县的看守所是行政与司法两看守所同在一处，因此进了看守所内，就看见他们五位教师，他们都带了脚镣，不过还允许他们在狱内自由行走。看望他们之后，我曾到医院把情况告诉何次权，何听后稍微放心。

以后，我和我母亲以及何次权、刘以毅多次到李楚瀛的住宅向李说情，我父亲黄渊和何春帆、莫家励、董百洵等人也先后写信给他。事情略有转机之后，何次权叫李楚瀛的秘书李复文出面保释李少白、李复文是李少白的胞叔。李少白的胞兄李少巩又是李楚瀛的特务营长。于是，李楚瀛答应先让李少白交保，由李少巩约束其行动。这口子一开，李楚瀛对其他四名教师也就不好再下手了。八月下旬，再次和李楚瀛会见时，李楚瀛亲口对我母亲说：“六嫂，你放心，我不会做对六哥不起的事的”（当时刘以毅也在座）。

几经斡旋，李楚瀛终于答应交保（保人有何次权在内）释放其余四人，并限令交保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连阳辖境。保释之日，肖少雅的父亲肖从周在连县县城中山北路伟洲照相馆楼上（即现在中山北路福利公司现址）设宴，为四位教师压惊（李少白不在场），并向营救者何次权等致谢。

五个月以后，连阳解放，张东海等返连工作，他们回来后，在三江刘以毅家宴请何次权等感谢他们的营救。

责任编辑：陈听环

何次权为民请命的一件事

何涿珠整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连县政府特于本月二十七日召集各机关召开平抑粮价座谈会。出席有：警察局展常，连县青年分团梁绍乾、粮食工会黄秀峰、阜康碾米机、连县田粮处、总工会代表欧标，连县商会会长莫如富等等。由何次权、关以忠代表连县地方机关团体，联电当局拨米平粜，准即发二十万石洋米到连。

三十日，县参议会何（次权）议长电上峰拨米运连二十万石。

次年一月二十四日，何议长于参议会会议厅召开机关团体会议，商议调剂粮食问题，景策调剂救济粮食办法。

调剂粮食会议定出具体办法是：

- 1、由县政府统一办理登记粮食出口；
- 2、由县青年团、县党部、商会、工会派员调查粮食出口；
- 3、通知来连湘客每人自带粮食十斤入境；
- 4、由山河、浦上、建新、石马等乡负责检查湘客自带粮食情况；
- 5、通知湖南省毗邻县，给予前赴购买粮食商人尽供于便

利：

6、由商会团体集资五百万，派人到东陂、保安一带购粮；

7、劝告县内居民爱惜粮食，不可用粮食喂养禽畜；

8、酿酒商人立即停止酿酒，以节粮食消耗。

二月二十一日，何次权议长再次联电省当局为民请命，要求拨米平粜，平抑粮价。

（按：上峰是否拨米，粮价是否平抑？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从当时报纸上的两则消息中管中窥豹。）

五月十八日，朱合乡第一保（今东陂镇）老墟坪贫民吴喜来，家境贫赤，见米价高涨，无法谋生，遂起自杀之心，于本月九日正午携幼子到水坑河，先将其子推下河，本人后跳下河，幸遇路人救起，子毙。

五月二十一日，（星子）成崇俭担谷纳粮，被人抢去。米荒之空气漫弥乡村，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于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的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连州日报》，整理时略有删节）。

八 十 自 述 (三)

肖怀德

一、参加武装起义以后

我参加东陵武装起义的经过，已写过一篇回忆录，登在本刊第一辑，现有几点补充如下：

1、在起义那天，见到少麟同志，他是发动起义的领导人，我们开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告群众书》的文稿交我，叫我提提意见。接着他说：“我们准备编成一个大队，由你担任大队长。”我答道：“我不是中共党员，既无打仗经验，又没有参加发动起义的工作，人事不熟，突然出任大队长，恐怕不服人心。请考虑另选别的同志为好。”他摇摇头说：“共产党办事，讲实事求是，只要合于这条原则，便可服人心的。我们先是决定吴体志当大队长的，因为你是省立中学校长，而且在连阳地方有声望。对反动政府来说，校长是他们委派的，如今竟然造他们的反了，他们必然心惊意乱，对地方群众来说，以你这种身份的人，都能不怕死，不怕苦，敢于参加人民的武装起义，自然可以唤醒他们，更有信心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当然吴体志当大队长有其作用，

不过你们二人比较，哪一个人所起作用更大呢？不用说是你了。我们是信任你的，希望你也信任我们，不必推辞了。”少麟同志的话，说得如此明朗恳切。我细想一下，我这次投笔从戎，出于自觉自愿，难道可以一到营地就不听分配任务么？于是我坚定地说：“我服从你的安排。”说至此，少麟同志因事离座，我便将那张《告群众书》文稿拿着看了一遍。刚看完，少麟同志便回来了，我说：“这篇文稿写得很好，你们认为以大队长名义发出，把我的名字写上就是。”少麟听了十分高兴，我又说：“从今日起，我就以大队长的身份，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务使同志们都有印象，才正式上任。”少麟同志笑着说：“《告群众书》一发出，你当大队长，就算上任了。内部不少同志已知此事，我还准备到队检查工作时公开宣布哩！”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我家胡宜波已遭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母亲弟妹老幼，都已被迫离开连县，出外逃亡。同志们都来安慰我。我说：“干革命，不怕株连家属。不独我个人如此。如果我因而悲痛，甚或反悔，正是反动派所乐闻。所以我们只有痛恨反动政府，加强我们的战斗意志，才算我们对敌人为害家属的正当反击。”

大队里有一个手枪小组，每人有一枝驳壳枪，是丰阳公偿购置的，他们使用已久。不肯交大队部统一分配，他们都年纪较长，因倾向革命，参加起义，但一时未能说服。我对少麟同志说：“我可以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欢迎我去接近他们。经过教育，他们也能遵守纪律、服从分配。后来在艰难时刻，组织上让他们离开队伍回家，他们也没有谁去投降敌人。

我和少麟同志谈话后，当天下午，大队部为了振奋人

心，锻炼自己，决定于第二天早饭后带一个区队前往丰阳攻打粮仓。少麟对我说：“这回出动，敌人方面，夏湟黄敬士有十几名民兵，朱岗吴立卫约有一排人，都是地主的武装，此外黄传令、吴先修他们所带县里的兵，可能当天夜间，其先头部队会开到夏湟。我们准备同他们打一次小仗。你刚刚来到，可以不去了。”我说：“我身为大队长都不上战场考验，怎么可服军心。”少麟没有别话。就说：“也好，你去吧！”即命莫石忠同志随在我身边，那天我身怀手枪，随队伍开入丰阳。少麟先向群众讲话，我接着也对群众作宣传。并布置黄标同志带一些人抄恶霸地主吴金养的家，把他的存粮，分给贫苦人；另由吴年带人去攻政府粮仓。粮仓里有兵守卫，大门又坚固不易冲入。我亲自见到吴年、吴辉背着几捆茅草，沿着墙边行进，准备火攻。这时屋内频频打枪出来，对河有少许敌人开枪射来，我们便集中火力封锁河面，防止敌人涉水过河。不久我们派往茶亭的黄春生同志回来报告说，他们发觉有反动军队搜索前来，不知人数多少，同时发现朱岗方面也有敌情。少麟同志说，必须注意敌人从朱岗方面包抄我们。这时粮仓久攻未下，天色又将黑了，并下令收兵，经梁家水转移到里茶山。

我们在夜间进入里茶山，同志们又累又饿，好不容易找到点番薯芋头煮熟就吃了。吴先忠即去布置哨位，大队的其他领导同志便围着饭桌总结当日的战斗经过。大家对吴年、吴辉同志的勇敢精神，给予表扬。对今后粮食问题也商定具体的筹集办法。有人提出一回到右里，便须指派同志前往附近各村，限令地主交粮或折款。对形势的发展也提出一些估计，待到右里后再作认真的讨论。同志们都很累了，有的人伏在桌子上或靠着墙壁便睡着了，我也躺在靠墙的椅子上打瞌

睡，天未亮我醒过来。看见先忠准备去查哨，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们来到一个哨位发现没有入守哨。走前一看，只见一支步枪横置地上。先忠说：“这位战士的家离此不远，一定是跑回家去了。恐怕他穿的棉衣不够暖吧。”我说，“要把情况报告大队。好好研究。”

第二天我们回到右里，即接情报，说敌人已进兵柯木湾，将要攻打我们。我们便派出一个班在三江口前边实行警戒，大队部也转移到下东去。又派出三个小组抄小路分赴沙铺前头和大坦村侦查，其中一个小组由少麟率领，黄标、吴年等人同行，直往湖江村后山廖家停下。叫廖深入湖江村见肖聰容（中共党员）听取他报告敌情消息。不料被敌人发觉，由吴先修带反动军警三十余人包围他们。那时少麟等已离开廖家退入山后松林躲避，敌人无所获，便把廖新父子抓去，转解东陂敌军指挥部。入夜，少麟赶回大队部，此时大队部已按照计划转往黄标住家的后山驻扎。那天敌人百余人已升入三水瑶区。当时吴体志的区队有一些人留在四人冲，敌人就在那里攻打他们；吴道仁同志就在那时被抓去，同时还发觉我们散失了不少同志。

就在这天晚上，少麟同志回到黄标家的后背山与我们相会。经我们研究，认为第二天敌人一定会派遣大部队前来搜山搜村。因此决定当晚夜行军转移到朱岗陂岭那边避开敌人。同去的约二十人，指定在陂岭山上一个过山瑶的住户集合，并决定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

我们在陂岭召开紧急会议，是鉴于当时我们处于危险环境，共同商量应变之道。会议由少麟同志主持，他首先说：现在我们的处境确是非常危险，吴体志同志失去联络，不知下落，夏淳黄钦怡闻已回家去了，二天来散失的人实在不

少，而敌人又步步“进剿”，并声言要封山封村，我们必须保全干部和保藏武器，同时也已派出黄振同志冲出封锁线往广宁老区汇报军情。先由欧阳宗敏带他到孺子塘住下，然后设法护送出境。

其他同志作如下安排，请讨论决定：

一、黄标、吴年、吴石忠、吴文华同志和我，今天入夜后出发，尽快赶往广宁老区请示，我们希望有主力部队开来，重整军容。

二、怀德同志暂且留下不走，并指定叶积存同志协助他。

三、其他同志回家潜伏，互通声气，互相勉励，等待我们回来，继续战斗。

少麟讲话后，大家讨论一致认为我们并不是被打倒地上站不起来，我们正在计划重组力量，再与敌人较量。我也表示：对党忠贞不渝。

积存同志是中共党员，对地方情况熟悉，他被指定与我共生活，共生死，我很满意。记得少麟跟我们二人谈话时，叫我们到三水瑶村掩蔽，比较可靠，必要时转往兰山也容易。

散会后，积存与我商量：现在三水方面情况不明，不如先在陂岭住下，待摸清那边情况时再转往陈家岭瑶村。我完全同意。于是我们便在这里的一座草棚内住了下来。

就在这时，我们得知反动政府已发出通缉布告，指明把我捉拿报案的给以重赏，（有人说几百担谷，又说1000元现金）若能把我杀死，割下首级报案的，也有重奖。其他同志如吴体志、黄镖等同志亦列入缉拿对象，其奖赏比我稍低，可知反动政府对我是恨之入骨的。